

險哉

川四
處理經省全
慶重
路馬字什小
房藥大英華

都人淫而面奇
 色色平傳唐詩
 前入淫於金
 為其將不保
 王而信
 為其將不保
 都人淫威
 色色平傳唐詩

清潔健康藉以保障尊軀免除許多疾病是故無論何人均應不時取服和平微利藥物但是此項藥物無有比清導丸更佳者所以君當以清導丸爲健康之保安警士也各藥房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四五一號康士醫生藥局購取每瓶七角六瓶三五角郵費免取

鄧伯勳遺失收據聲明無效

[illegible]

戰門訓練之研究上冊
戰門訓練之研究下冊
中日兵備調查提要
實用現地教育之參攷
改訂軍隊職務講義
夜間戰門各種動作之研究
步兵操典白話問答
實兵指揮之參攷
孫子之研究

[illegible]

各兵員總中應有盡有
函購郵費加書目函索即寄
總發行所
首都共和書局
分發行所
重慶商業場平民武學書店

學校秋季制服布料

最耐勞耐洗 最脫俗 最觀 最美麗 價值便宜對各學校各服裝店定有優待辦法

川康團務幹部學校啓事

逕啟者查本校所籌辦之研究班與特別班日內即行開學所有各縣保送之研究班學員就限於九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在玉帶街鎮守使署後宮門本校報名繳費以便入學肄業至特別班學員亦限在該所定時間與地點報名聽候甄別考試取錄後再行繳費上課即布各縣研究班學員注意辦理幸勿自誤此啟

中華書局新刊

高中課本

高中用 **新中華國文**

◆沈 頌編：地球等注：金六冊

◆二冊零九角：第三冊：一元

高中用 **新中華本國史**

◆金兆梓編：上冊：一元二角

高中用 **新中華本國地理**

◆高毅威編：一冊：一元三角

商科用書

高級中學 商科用 **經濟概論**

◆李植時編：一冊：八角

高級中學 商科用 **新中華商法**

◆王效文編：一冊：一元三角

師範科用書

高級中學 師範科用 **新中華小學行政**

◆俞子夷編：一冊：八角

高級中學 師範科用 **新中華教育概論**

◆莊澤宣編：一冊：一元三角

高級中學 師範科用 **新中華民衆教育**

◆甘豫源編：一冊：八角

印刷中 高中師範科用書

教育史……孟憲承編……一冊

社會學及社會問題……吳澤霖編……一冊

小學教學法……吳研因編……一冊

健康教育……胡定安編……一冊

實習指導……胡定安編……一冊

幼稚教育……張榮麟編……一冊

(壬58)

金鋼鑽

嚴懲賄賂

巫溪縣長賄賂的「貪贓」案，最重要的已公佈了。三十六件，我們細看內容，深覺「貪」者之一見錢心黑，與小民之「冤沉海底」。

現在，當局對於此案，非常注意，特命「三部會審」，將來如何處置，還沒有決定，但要想「澄清吏治」，則此案却是一個重大關鍵！

「貪官」汗吏，本是現代社會的「特產」，猶其在封建制之下，一般都以「官」為「調劑」，「勤勞」的東西，所以，「一登仕途」，便實行「昏抓」，你想這樣為政，如何會不至於「一塌地」呢？

因此，我們以為若果要「嚴懲賄賂」，自然足以「大快人心」，但總必須根本從政治上入手，纔是辦法。否則將來為賄賂之續者，固大有人在也！

川東工業

原料審委會成立

唐華等七人為委員

組織大綱已經擬定

【青年社二十一日電】川東工業原料審議會，業經正式成立，委員由唐華、李德、王德、張德、趙德、錢德、孫德等七人組成。該會組織大綱已經擬定，其要點如下：

一、宗旨：凡關於川東工業原料之生產、分配、消費，凡有影響於工業發展者，均應由本會負責調查、監督、管理。

二、組織：本會設委員七人，由唐華、李德、王德、張德、趙德、錢德、孫德等七人組成。委員任期二年，得連選得連任。

三、職權：本會得調查、監督、管理川東工業原料之生產、分配、消費，並得對違反本會規定者，處以罰鍰或沒收其原料。

四、經費：本會經費由川東工業原料之生產、分配、消費中抽取百分之五，作為本會經費。

五、附屬機構：本會得設調查處、監督處、管理處等附屬機構，以協助本會執行其職權。

煙販隊長互相勾結

私運煙土至十三扣之多

煙商押二十一軍部究辦

【青年社二十一日電】江北縣煙販隊長互相勾結，私運煙土至十三扣之多。煙商押二十一軍部究辦。據悉，該縣煙販隊長，平時互相勾結，私運煙土，數量頗巨。最近，二十一軍部派員調查，發現該等隊長，竟敢公然勾結，私運煙土，數量竟達十三扣之多。現已將該等隊長，押解二十一軍部究辦。

【青年社二十一日電】江北縣煙販隊長互相勾結，私運煙土至十三扣之多。煙商押二十一軍部究辦。據悉，該縣煙販隊長，平時互相勾結，私運煙土，數量頗巨。最近，二十一軍部派員調查，發現該等隊長，竟敢公然勾結，私運煙土，數量竟達十三扣之多。現已將該等隊長，押解二十一軍部究辦。

劉甫澄維護佃農生計

從前佃農以錢作佃者

解約時須照原價折租

佃農佃地每畝折租銀二角

佃農佃地每畝折租銀二角

佃農佃地每畝折租銀二角

佃農佃地每畝折租銀二角

佃農佃地每畝折租銀二角

佃農佃地每畝折租銀二角

佃農佃地每畝折租銀二角

佃農佃地每畝折租銀二角

佃農佃地每畝折租銀二角

佃農佃地每畝折租銀二角

佃農佃地每畝折租銀二角

佃農佃地每畝折租銀二角

佃農佃地每畝折租銀二角

【青年社二十一日電】江北縣煙販隊長互相勾結，私運煙土至十三扣之多。煙商押二十一軍部究辦。據悉，該縣煙販隊長，平時互相勾結，私運煙土，數量頗巨。最近，二十一軍部派員調查，發現該等隊長，竟敢公然勾結，私運煙土，數量竟達十三扣之多。現已將該等隊長，押解二十一軍部究辦。

【青年社二十一日電】江北縣煙販隊長互相勾結，私運煙土至十三扣之多。煙商押二十一軍部究辦。據悉，該縣煙販隊長，平時互相勾結，私運煙土，數量頗巨。最近，二十一軍部派員調查，發現該等隊長，竟敢公然勾結，私運煙土，數量竟達十三扣之多。現已將該等隊長，押解二十一軍部究辦。

【青年社二十一日電】江北縣煙販隊長互相勾結，私運煙土至十三扣之多。煙商押二十一軍部究辦。據悉，該縣煙販隊長，平時互相勾結，私運煙土，數量頗巨。最近，二十一軍部派員調查，發現該等隊長，竟敢公然勾結，私運煙土，數量竟達十三扣之多。現已將該等隊長，押解二十一軍部究辦。

【青年社二十一日電】江北縣煙販隊長互相勾結，私運煙土至十三扣之多。煙商押二十一軍部究辦。據悉，該縣煙販隊長，平時互相勾結，私運煙土，數量頗巨。最近，二十一軍部派員調查，發現該等隊長，竟敢公然勾結，私運煙土，數量竟達十三扣之多。現已將該等隊長，押解二十一軍部究辦。

【青年社二十一日電】江北縣煙販隊長互相勾結，私運煙土至十三扣之多。煙商押二十一軍部究辦。據悉，該縣煙販隊長，平時互相勾結，私運煙土，數量頗巨。最近，二十一軍部派員調查，發現該等隊長，竟敢公然勾結，私運煙土，數量竟達十三扣之多。現已將該等隊長，押解二十一軍部究辦。

【青年社二十一日電】江北縣煙販隊長互相勾結，私運煙土至十三扣之多。煙商押二十一軍部究辦。據悉，該縣煙販隊長，平時互相勾結，私運煙土，數量頗巨。最近，二十一軍部派員調查，發現該等隊長，竟敢公然勾結，私運煙土，數量竟達十三扣之多。現已將該等隊長，押解二十一軍部究辦。

【青年社二十一日電】江北縣煙販隊長互相勾結，私運煙土至十三扣之多。煙商押二十一軍部究辦。據悉，該縣煙販隊長，平時互相勾結，私運煙土，數量頗巨。最近，二十一軍部派員調查，發現該等隊長，竟敢公然勾結，私運煙土，數量竟達十三扣之多。現已將該等隊長，押解二十一軍部究辦。

【青年社二十一日電】江北縣煙販隊長互相勾結，私運煙土至十三扣之多。煙商押二十一軍部究辦。據悉，該縣煙販隊長，平時互相勾結，私運煙土，數量頗巨。最近，二十一軍部派員調查，發現該等隊長，竟敢公然勾結，私運煙土，數量竟達十三扣之多。現已將該等隊長，押解二十一軍部究辦。

【青年社二十一日電】江北縣煙販隊長互相勾結，私運煙土至十三扣之多。煙商押二十一軍部究辦。據悉，該縣煙販隊長，平時互相勾結，私運煙土，數量頗巨。最近，二十一軍部派員調查，發現該等隊長，竟敢公然勾結，私運煙土，數量竟達十三扣之多。現已將該等隊長，押解二十一軍部究辦。

【青年社二十一日電】江北縣煙販隊長互相勾結，私運煙土至十三扣之多。煙商押二十一軍部究辦。據悉，該縣煙販隊長，平時互相勾結，私運煙土，數量頗巨。最近，二十一軍部派員調查，發現該等隊長，竟敢公然勾結，私運煙土，數量竟達十三扣之多。現已將該等隊長，押解二十一軍部究辦。

【青年社二十一日電】江北縣煙販隊長互相勾結，私運煙土至十三扣之多。煙商押二十一軍部究辦。據悉，該縣煙販隊長，平時互相勾結，私運煙土，數量頗巨。最近，二十一軍部派員調查，發現該等隊長，竟敢公然勾結，私運煙土，數量竟達十三扣之多。現已將該等隊長，押解二十一軍部究辦。

【青年社二十一日電】江北縣煙販隊長互相勾結，私運煙土至十三扣之多。煙商押二十一軍部究辦。據悉，該縣煙販隊長，平時互相勾結，私運煙土，數量頗巨。最近，二十一軍部派員調查，發現該等隊長，竟敢公然勾結，私運煙土，數量竟達十三扣之多。現已將該等隊長，押解二十一軍部究辦。

【青年社二十一日電】江北縣煙販隊長互相勾結，私運煙土至十三扣之多。煙商押二十一軍部究辦。據悉，該縣煙販隊長，平時互相勾結，私運煙土，數量頗巨。最近，二十一軍部派員調查，發現該等隊長，竟敢公然勾結，私運煙土，數量竟達十三扣之多。現已將該等隊長，押解二十一軍部究辦。

【青年社二十一日電】江北縣煙販隊長互相勾結，私運煙土至十三扣之多。煙商押二十一軍部究辦。據悉，該縣煙販隊長，平時互相勾結，私運煙土，數量頗巨。最近，二十一軍部派員調查，發現該等隊長，竟敢公然勾結，私運煙土，數量竟達十三扣之多。現已將該等隊長，押解二十一軍部究辦。

【青年社二十一日電】江北縣煙販隊長互相勾結，私運煙土至十三扣之多。煙商押二十一軍部究辦。據悉，該縣煙販隊長，平時互相勾結，私運煙土，數量頗巨。最近，二十一軍部派員調查，發現該等隊長，竟敢公然勾結，私運煙土，數量竟達十三扣之多。現已將該等隊長，押解二十一軍部究辦。

第 九 十 四 期

目 錄

歌廳

新蜀報副刊

第九十四期

險滅了人類！難道這樣，牠都不該死麼？他曾在去年秋間的一個晚上，在羊圈谷用扁擔攆擊牠的仇敵，但反被仇敵的看家狗們捉着，毛牛因此坐了一年的監獄。

在毛牛被監禁着的時候，毛牛向姨媽天天都在懷裏，她會欲自殺過數次，鎮然未成事實，但她終於病了，而且還有點發瘋……

毛牛想着……恨着……同黃家均的苦竹林進發。

(二)

黃四老爺帶着一匹白毛的大馬，從林市歸來，劉武攏着手槍，緊緊的追隨着。雪樣的馬尾在霧裏飄揚着，馬的頭上沒有繫着鈴兒，故只聽着「得得」的馬蹄聲。

在觀音庵的橋邊，黃四老爺下了馬，給劉武牽着，同向廟裏走去。

荒僻的小廟裏，點着一盞昏黃的孤燈，光亮下現出幾尊泥塑木雕的東西。吱吱的鼻子，打着在沙沙着在暗角裏……

在燈下，無論看那種東西，都比較清晰。

黃四老爺像一條大腹的過年豬，不僅這廟裏的那座彌勒佛吧。長得矮矮的，一肥二胖的，肚兒一個大石碾，肚裏是圓圓的，據是相家說，「這是富貴者所特有的。」眉毛如掃帚，一臉的莊嚴，遊藝式的眼睛。

劉武是個三十上下的青年，身材是中等，有一件不合身的灰布長衫，繫着帶，像有無賴的舉動，而不是嚴肅。

黃四老爺吸一口紙煙，坐在門檻上，劉武牽着馬，立在門外。

「那個事情怎樣了？劉武！」突迷迷的。

「唔！」

「你不要疑慮吧！你的七個姨太，她們都莫奈何我！包管你的妹子或幸福……」

那時我倆是親成了，我當然要舉介……

劉武仍是不開腔，眉頭鎖得更緊，嫌有點發怒了。

黃四老爺沒有理想着，仍舊繼續的咕嚕道：「劉武！你想想：我平時待你怎樣？並且，一個貧窮的女子和一個有錢的丈夫結婚，她是多麼的榮耀，她的骨肉親友又是怎樣的光榮……你沒有看見七姨太麼？她……她的……」

「看見的！狗頭，你有幾個臭錢！」末二句留其微語。

「拿錢給你足當然的！」

劉武對於七姨太的哥哥被侮辱的情形，他對於妹子的婚姻，更堅決的抗議着，自己的虛榮心，他握緊手槍，兩目怒視着

「究竟怎樣……」

「……回去再說吧！」

黃四老爺擦掉影子的土，哼，劉武急急的跟着，罵歸罵，晚裏中間得得的響了。

劉武好幾次想擊斃他的主人，但手總是有點發抖，於是畏縮起來……

他知道自己的主人像個獵人，而他的同伴與他自己已是一羣獵犬，他們在圍場上，豈可能的捕獲禽類，食地的血肉，殘破的皮……；但有時，忠實的獵犬也有被主人殺害的，劉武曾親眼看見他的兩個同伴的慘死，他每想到這裏時，眼前模糊的現着兩具無頭的屍具，他的心一怔，如冷水淋頭從頭上刺足跟。他想「那兩個同伴本來都是好人，因被三姨太七姨太的引誘，却弄到那步田地……」；如果他想殺我，我能像脫塵……」

「這幾天，他的主人，寵促得他快要死，他因起被激怒了，反了常態，只是沉默……」

他似乎曾親眼看見過他自己的主人的屋簷上掛着很多隻的禽類，那些禽類只是流淚，沒有反抗地被主人吃了……

這幅圖畫，從前他看着只是發笑，現在他想起却忽然恨起來了！

他突然想起毛牛的事件來了！手越舞蹈了……他又馬上恢復故態，因他記起鄉老們的傳說——「回家後的毛牛只曉得做工養母。」

「這東西有甚麼用！」他暗罵着。

他想：「天下只有弱者！誰是同情于」

旅程瑣記

自己的笨東西！」

(三)

月亮掛在霧幕上越顯得凄迷，荒僻的冷道上，連一點聲也沒有，「得得」的馬蹄聲，像新死哭她的，發一樣悽絕。

一條黑影從苦竹林裏閃了出來，雪亮的鋼刀向黃四老爺的腰部橫斬來，黃四老爺嚇倒在地上，馬也停了足步。

「打……劉……武！」

劉武見是毛牛，他的心一橫，「拍」的一聲，黃四老爺閉着目死了，毛牛的心怔了一吓。

劉武伸出左手，含笑地捉着毛牛的右手，狂吻着，毛牛哈哈的大笑着。

「我倆永久的緊攏着手！」

一九三二，八十六，寫于閬室

觀。其實，二十年來，一筆糊塗帳，都是被幾個吃天雷的記賬先生寫成，只要我們——所稱的主人翁，一天認真運用起主權來，把這一批人辭退，中國的前途，也未嘗沒辦法呀！

汽笛哀婉長鳴，兩旁的山，漸漸多起來。一分鐘的氣阻，便穿過了武勝關隧道，車也驟停了，停頓下來。青松翠柏裏，遙遙地望見雞公山。這裏，不盡是群芳異

平漢道上

三轎車上，一位靠背椅，便是兩人的座位，——也就是睡處。這椅兒長不過三尺，寬不到一尺五。對面放着同樣的一把，中間留不到一尺的間地。在這裏，請休談睡覺，兩腳少歇，也就和人抵牾了。長途旅人都是以爲苦，我倒認爲恰合中國人的需要。因爲這些「東郭病夫」，正好來「正襟危坐」，「正一正脫背呢」。好在最近汽車上秩序異常整好，口痰、瓜壳、行李，還沒把過道弄滿，不然，更令人有投身地獄之虞了。

輪和軌長擁着狂吻，車身麻醉了，簌簌得極其厲害。一車的人，除了幾塊散可憐的，和素不認識的迷死（覓死）也可靜靜地，——真如特樂談外，都漸漸打起精神，仍是憤憤，仍是憤憤，仍是憤憤。

滿目，似乎已不可救藥，或竟有人持着悲

見的長江流域的風物，無可購發的緣故。熱風，腥汗，把這兒空氣混合得極稠勻，並肩兒一對對坐着的都感到「蒸籠肉」的不安。想着「大尾巴」們，東來西去，隨掛專車的姿狀，我們真是人間的微小蟲了。

廣水以北，車道兩側，掘有無數戰壕。壕裏都伏有戰士，因這段常有共匪掘軌，他們最近纔來嚴防的。

在路旁恰看見了兩列翻車。心裏一動，「也許有人在這裏結束了生命了，萬里風塵，誰是甘心送命的呢？」在我們混亂的國家裏，要人們只是擴張武備，集中財力，積極的作內戰準備，人民的義務是出錢。權利還是出錢。錢出了，誰會替他們着想，替他們作事呢！而今の中國，病殘什物，似乎也未曾走呀！……」

估坐三椅，而今又擠起來了。『你們到那兒去？』問着，他又顯出川人的劣性——狹小而無油養了。『新店，快要到的。最多半個鐘頭』。同話是這樣凝說。

『回家？』我顯然由他悲切的態度，而料及有什麼意外的事。

『是的，先生。逃難呵，……』他不得追問的繼續下去。『紅軍佔了雞公山，被中央軍打退了，逃到新店來。一共駐了三天，……那晨早紅軍已退盡了，中央飛了兩架飛機來，……可憐啊！我們十幾個鄉鄰，不死的於紅軍，而死於炸彈……』這都是後來聽人說的，當時我們不知是誰打來，只得逃走，……可憐，可憐！十年辛苦，買的一所房子，化為灰燼了。家具，什物，一樣也沒帶走呀！……』

蜀報副刊

第九十四期

滿車的人，聽他說得傷心而中淚，都默然了。c 回想着剛纔與僕伴間着這窮苦的情形，也追憶起來，悄然地，把攔着這人的鞍帶收縮起來。

新店一過，到了信陽。由武勝關到此，又行了九十里。城在車站之西，只離省南部要衝，建築也還整潔。夜半的軌道，兩旁有不少的販，力竭嘶嘶的叫賣各種飲食。晚風飄蕩，四境無聲，離人不覺淒然。

河南的幣制，恐怕也不下於四川的複雜：省鑄的「二台」，（約有川中，老登白」之大而較薄，花紋極劣。）「一百」，「二十」，「一十」與乎各色相等的紙幣，……但比川裏似乎統一一些。我們在途中不過買點報紙，飲食，小小交易中，竟用到六兩貨幣。

以後便只有保險過期十二年，稱為我國三大工程之一的黃河鐵橋，和榮澤以北，穴士工住的屋子，比較值得一記。但為買賣醬隔起見，不詳述了。

秋雨聲中

尹仲濟

秋來了，烈熊熊的盛夏，西風一陣，早已吹得牠收聲斂跡。碧綠的天，沉默的水，瀟瀟淅淅的山，和的寂然大地，愈明顯地襯出了這幅慘淡秋容的河山。加以連日綿綿不絕的苦雨，深夜吶喊的疾風，竄震震戶，縱是寧謐的水屏，怎能不掀起無限的思潮，在這情形之下呢！

時代的迴轉，儘管不住的向前飛跑，鼓間的日歷，儘管不住的天天扯着，至於國家社會的種種嚴重問題，人們都是望日裏得過偷安，壓根兒不會聯想到這些呵！

格魯片片的飛雲，點綴了關外遼闊的荒郊，孤札的機聲，陰陰的磨房聲，衝破了關外的岑寂，勇敢的健兒，正在縱橫殺戮，中國不替亡，何用你們這般的死戰呵？西風帶來了幾分的民氣，夢死的國魂！

眼見得是「魚釜釜底」的了。爲什麼還這樣的假貨餘威。難道不怕死了，真的怕死？

隆！隆！隆！槍炮聲愈震動了東省的版圖，襄軍進佔錦州站，井日人有放棄營州之說……

呀！有胆量——真的胆量……不畏強敵而泡抱，不怨政府而後援，不管停簽廢戰，不怕彈盡糧絕，你們抱的是「死」，有的是「血」，爲祖國盡「忠」，爲民族爭「光」，較之空言抗日，按兵不動的英雄，時而高興，還來點內戰的，自不啻天壤之分也。

風雨之聲，愈見急了，願你們更努力的死戰，洗刷我們這幅慘淡秋容的河山。不停的雨聲呵！更願地震醒我們這垂死的民氣，夢死的國魂！

失聲之淚

這也許引

「哭我同學葉曉鵬君——
現在我只有——一滴一箭的淚，
朋友！呵，同學！
朋友！王三之墓前。」

曾記得同學時，
你對於我是特別情投！
你的性情表示多麼好感；

你又說，他隨時在你的父母前說道：
「曉鵬！何須再讀書，
——找錢去！」